徐文長文集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行狀

呂尚書行狀　詮次稚悉

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前巡撫雲南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新昌呂公死之四年而某奉璽書還自楚公之子國子君某來以公行狀告再拜俯與淚不可止曰某翁與若翁公所悉也不腆先人之遺幣若

小子曰所紀與諸宗之年所譜者、敢以干、噫夫君子之於豪賢也、不幸而不身當其世與其人、則讀其書想見其行事、至有願爲之執鞭、若子長之於平仲者、故特爲之傳管晏、刱生而身當其世、幸與其父兄共挹其波、承其風、後先同秉笏而進、解車而退、奔走夙夜於　兩朝、效命異域於戎蠻萬里之外、若義不使彼獨死我獨生者、又其學紳孔子而佩周公、不以道遠而任重也、且公嘗表我先子墓矣、藉使公先吾先子、則是役也、儻吾先子事也、雖不敏敢不竭其愚、雖

然遷之傳要也止兩事公所宜傳者且不必不可褻
以細謂國子君吾姑狀其大者以備國老采君等姑
譜而藏其細者於家公諱光洵字信卿紹興之新昌
人遡其始實爲周太公望其居新昌則自趙宋大理
評事諱億者自青始十一傳而爲贈按察僉事存正
存正生樂樂生廷圭及廷安廷安無子子廷圭子世
良自世良公而上至廷安廷圭兩公卒以公貴得贈
及贈皆尚書右都御史妣皆夫人而世良公者公之
父也稱偉丈夫而公狀肖其貞與訓當嘉靖壬辰間

甫踰冠便成進士知崇安崇安一女子中崇其縣中豪舞訟者欲圖以覬公殺其父持一紙倉卒訟崇鬼於公公徐收其紙內袖中日且夕驀易草移城隍所明夕崇來謁女曰何至是我姑去霜降後復來耳至霜月公果丁章夫人憂服闋補溧陽御史行縣羨誤墨疑之欲一切以毒法公馳往取羨立毀盡一邑御史悟爲起謝在溧三年上下以學道聞召入補御史世皇帝南巡大學士某居守增設員以外數十百人公奏罷之又奏河東薛瑄崇仁吳與弼新會陳獻章

三賢者不宜不在孔子廟庭十九年地震則又言九邊中　大關綻凡十事不宜不補馬倒死不宜獨貴厮養卒最不宜者令芻地漁入俸戚貴家宮僚備本不宜使非其人其人矣又不宜不重其禮貌如是者凡十餘並要切觸諱忌改領江西遂出嶺南直隸蘇松常鎮四府巡按事蘇松皆水劇之善討吏後先孔塞亦無了息期公總酈有法水故職至今工罷輒譜畫册書可千百年不廢滅沒奏入　世廟嘉之賜金綺又奏免旱租六十萬用餘皇破海冦大洋中罷覆

例陳牘省費無算再賜金綺進奉二級代入會虜入古北口逼京師與故侯鸞爭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上謂虜驕易與且都城何地也可使逞以歸耶今日臣有死無和有進戰無退守　上覽表為動色公亦自被馳歸托其母夫人姑婦間於所善欲以身死國會虜退而止改領京畿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改北丁贈公憂芝產其廬起補要太僕大理二寺卿少俄復補南如故職徙尹應天諸輸府者用富民苦別索公易民以官民便之卒以祠公徙卿大理會不以得激

戸侍郎晉公右都御史領餉事俄改侍郎二工部白
尹至工改者四並南旣又改北工左公用餉則李馴
帖用工則蔺葺祠公如其尹用工於北則大橋成晉
奉正二品於是癸亥間雲南事漸滇矽者鮮效舉朝
則交共舉公遂從工左遷右都御史以繡斧往蒞
雲南至則前軍昆陽斬叛酋馬甘李應朝昆陽平明
年春水西宣慰安國亨叛冦需益夏李向陽方廷美
再反昆陽斜遮者索反尋甸公並後先討平之晉兵
部尚書兼如故而武定府土官鳳繼祖者世毒贅餉

連他府大小酋依濟萬者數十輩遠至貴川相督因
有衆數萬擁地方千里據城以叛數出諸蠻攻城郭殺
憲臣於軍用僞王前面其衆意畢耿向者麓川餘孽
顧始沐氏數庇豪而兵符故導沐氏公表其孫并乞
符得自調賊倚川貴爲三窟討其敗遁必從貴走川
乞稍借得暫領川貴諸兵道裨帥賊果用是敗遁竟
授首於川武定平悉有其地沐氏尤銜公折其權又
自恚當公未衰時頻却其寶賂及得賊又追論其左
祖賊若庄豪激叛羽叛者諸陰事痛一剪求向公自

軍興則先子首屐鞾琫捧符以奉軍約無一日不寄首領於衆馬間移按沐氏黨則用先子假撥察長把三尺提一寸貍兎為鷹鸇擊鳥雀以誅君惡於棘枘之廷以故望重若公者則得謗稍致工書以歸而眇微若先子則交擊以蒙遠公重則用數十薦而不起先子眇微則僅脫丁贖得復齒士林稍烏素其顛軀而巳矣於是兩翁者痡既定追灼而悖數往來鏡湖天姥間相約彼廬而此舟幸長有林泉以舉換曩昔辛苦意造物未必并此奪之而竟後先捐館舍噫此

吾所以狀之日為慟移晷三擲筆而未成也公自入
仕仕靡不優而為御史巡蘇松為部院長治雲南勞
最著自結髮為學學靡不優而中治新建旨再後與
餘姚錢刑部德洪吾鄉王兵部畿武進唐都院順之
三先生相切摩最力以故悅親取友諸倫教事率謹
篤如古人在雲南方盛晉賞輒辭賞乞歸得大臣體
他若好捐賑為鄉里作福田游精翰藻芳華朗映人
所難然不足為公詳也公生正德三年七月七日萬
曆八年十一月八日以疾終娶趙氏封淑人以侍公

疾勞發先公八日公塟祭例得　諭祭三今撫臣爲
請之乃始以其月日塟黄杜原而公初來于歸其氏
也茹生應鼎稱今來請狀日國子君應岩用公應讀
書國子者從子後公者也室即趙淑人任應鼎聘諸
生俞某女女二長適何兵書曾九萬次適懷遠臚子
世彬次許聘禮書潘公子復泰並國子生次適禮書
秦公子茂綱次許聘俞某孫佃聘何某女孫女某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九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祭文

祭北斗文　清雅流便絕無刀尺痕

伏惟　帝君嗣福續命居怙照之四天陰陽權衡齊璇璣之七政昊天無語喉舌攸司霄表獨尊星辰並拱降德於下民甚大占月建而可知何心於責報之徵成歲功而不有其南斗分野下土小臣日銜日杓

曰魁隨所指而屏息暗昏瞻夜瞻且儼如在以皈依。蕞爾除壇、汲而漱齒、低河促漸耿三星之在天掃石焚香合五體而投地

代祭東嶽廟文

伏惟大司命特宰太山東嶽帝君劉古號東皇尊同羣帝撫長劍而珥玉九歌首重威靈騎素雀而遊兒。一寓便嶽下土是雖志惟何必不言絲令鬼竟、訴拘涉降。

代督府祭趙尚書文　序述閒寫情可采

在昔乙卯，我持按節，海氣翳空，西指兵起。公膺簡命，其往視師，我祀我監，貧寒而馳，小將大蹤，不知其幾。凡公所至，我則偕止。爰有黠雄，如竊食鼠，以出以入，覘人來去。公拜承御，開府江漢，繡衣方斧，軍典從事，大發淮祁，暨燕趙士，長戟短劍，控弦步騎，我當其時。濫服司馬，荷之用之，與公上下。迨於成功，舍我而北，蕃錫薦臻，以寵以祿，神武駕馭，仁義並叅，既賜以玦，遂將以環，公不少留，長逝遠引，生既有為，死應不泯。追念夙昔，恍焉如昨，同在行間，桴鼓然諾，兩歲馳驅。

坐臥飲食今其已矣俱爲陳述

代祭陣亡吏士文

嘉靖丙辰之冬海寇拔東夷據岑港不去其明年春朝廷命總督臣某率師往征之三月四日兵始入薄其巢士淡吏士有先登而死者越十日總督乃命某官某以某物陳於諸死所而告之曰吾奉命討不義偏將軍提督無狀脩下其伍書至之日吾與介吏待餘閣悲悼爲不食方令休養吏士以圖後功竊念職賊有日而終無益於死者敢遣吏賫品物如前召諸

靈使飲食之其他恤典一遵故事勿省鬼如有知其少自寬毋多懟

感夢祭嫡母文 一字一淚

惟母在昔以病而死胡昨夕夢不死而病裸坐室隅屈戶白掩兒疹其候呼瀲激面脉數以煩知不可理說曰共愈須旦夕耳掩面淚哭扶母於牀哭罷而覺泣淚猶滂夢母於病哀且不禁覺求其死兒何爲心

春祭先墓文 具率爲衍

古者士一失時祭則不敢以宴故三月無君則皇皇

如也解者謂不仕則無田無田則牲殺器皿衣服不備而不敢以祭古之人於祀死其重而難於舉若此迨後世則不然矣雖牲服不備亦無不祭者矣渭去年春以書記從督府駐師於鄞前年授經陳平湖縣中再前年徃延平滯內兄官署蓋不親祀者三年論其迹於古之所謂皇皇如者實相似是雖非爲祀死者而皇皇如然其爲養生者而皇皇如也渭罪亦可以少原焉渭去年妾於杭之某姓遽歸之不得卜三月十八日往贅之謹以祀食之餘附告

祭少保公文　憤痛特甚似不欲長言傷於賦恨

於乎痛哉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已之過而人之免亂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於凶於乎痛哉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已者而奉公於始今其殁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於終盡其微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於一盼潛掩涕於蒿蓬

代上領文　兄勝一段趣絕

於乎痛哉兒某之上饋也憶昨侍疾之辰大人疾漸革易簀須臾矣某泣而請曰大人忍棄兒輩何之耶即息尚嘘嘘也寧忍無一語遺誨兒耶大人勉啓再三嗚嗚言曰乃翁苦苦苦苦而已遂瞑其謹仰而俛思之大人之所苦者五大母相大父勞瘁喪明中道不幸大人痛之終身苦一也大父力畜不肉者六年資才給餼教我大人學偶數奇莫慰大父大人痛之終身苦二也大人三仕光祿一貳東平幸值國恩大父贈郎於幽大母不與大人痛之終身苦三也自光

祿徙東平八九年間廉勤謹慎夙夜靡遑志在益展驅馳用以再榮地下而竟以疾罷。大人痛之終身若四也。大人課督兒輩尺寸不踰而兒輩未免愆違在兒猶甚。子曰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在志如此沒行可知承父如斯。事母可知。大人於此。豈特痛之終身抑且抱恨泉壤夫前之四苦。人人為大人之父母而然。後之一苦。大人為兒輩之老母而爾夫俾父不甘於生銜苦而死者非子也。生不能釋父之苦而勞其囑死又不能追雪其苦而背其囑非子也。釋父之苦。期

甘於母。甘母非味。在養母之志。不則時祭我父而以牲者三日，餟我母而以鼎者五。母且不甘。父亦終昔，於呼痛哉。父吮膽于吮，俯命之曰：猗女吮蒺藜。父咀蘖于咀，蜜命之曰：即女其吮棘。父蘢蕢于叢芥，命之曰：帶女其蘁蒯。父咬荼于咬，菰命之曰：題女其咬菱。父食連子食，鮮命之曰：犍女其食巴之肺肝，有渝此盟，百神其徼。父來索兒乎，歸黃土陌，笮兒一百蚯蚓饋額日者，於靈次當飯午庖，鴈烝粱和羹清酤，大人歆之，孝且莫告。

告丁母與下首筆底酸苦欲霜

某結髮同母叔子三爲學至於四十有二年中間母與某母同舍者三年而情益親親如娣姒若然宜無事不相周旋也況病死喪葬乎當某因時某母死叔子能出我於獄而周旋我母之喪今母死叔子客我不能追叔子於客亦庸衆人矣而又不能周旋母之喪其爲庸衆人何如哉噫不敢道也或亦母之所諒也悲哉敢告

告先主

自觀巷之宅失而我考妣若兄嫂之主至於今凡八遷中間以訟寄主於人家者凡二烏乎我考妣若諸兄嫂亦勞苦不安甚矣凡此皆吾子弟不肖所致之罪也悲感自責録欲無生今復新居自寄所迎安我考妣若諸兄嫂歸於僑寓某漸次圖搆兾自今已後尚以永寧也

哀諸尚書辭　情文縩綷

閔予不肖晚猶無雛既不能飛乃就羅招命也不淑進退維谷秝月跡霜兩走上國嘗斯之時公謝館署

墮馬傷脛、就榻而語、曰此修途、兼冽以霾、彼如不恤
子可勿來、相與勞苦、忘其疲楚、每至必飧、無退不拒、
我昔未老、挾管無賴、翻墨成鴉、迴毫作蠆、體刺格乖、
人所不慨、公獨嗜之、至奪郎箑、螯素逆旅、令我毫揮、
酌以荷花、鴈豕侑蟹、迫鬭主人、任我來去、公喜不拘、
扶傷而視、曰此迫冬、或附風露、用物以宣、非方不可、
石首之魚、越窮之蛸、予如不嫌、箬以備羹、公刑我軀、
匪藥我愆、公發棄我、殆有由焉、事有不常、鳥盡兎死、
羊曇悲來、鄰炎難起、人曰起耳、公曰未然、家置一喙

日千舸逝。鄰門之祖。方徹復舉。豈無他人。而三其侶。
多公一响、淵紲聊潜、末卜其騰、且弛其際、往秋之會、
毫髮後先、公如不臥、我則已驚、斯言之宜、非我則設、
待諸館中、如此之傳、嗟我鄰肩、寸喉接咏、尺麻紉之、
如鷙折脰、賤貧之生、自與貴殊、以舌爲刀、豈乏其徒、
何公狙狙顧、欲生我、豈徒生之、且辱知者、日者相傳、
寸楮必甌、人作謁公、以我愚贅、昌南瘡痏、愈喉愈者、
館中之祿、所羨能幾、以入於尊、遠自下里、凡此峻誼、
毫管莫既、則伊尺箋、欲窮其際、古人有遇、一盼殺身。

荊卿俠夫。捐軀入秦。公豈銜恩。我忝儒流。我豈匪人而俠之羞。庚子識公、垂三十禩、豈無他德、念此猶恃破砦。儻遂握手悲歌、先我而往、傷如之何、

祭張太僕文　骨痛語烈

太僕公將以萬曆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於幽其未爻其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剖羽牲一從以果蔬黃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隊而爲之鳴若齊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於春秋也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既遺人

以麥秀而文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於斯事之未了而竟先以往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不得見而與聞於家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夫以公德於某者若此即使公在泉且不知所以自處而公今殁矣將何以爲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寸心之恒終千古以悠悠也

會祭高君文　　詞語錯綜可誦

君於大節之所關也植之若苗於大節之所累也去之若莠是以其孝於人也於大節之所累者閑之恐

人於耳而於大節之所關者稱之幾不容口此其性資之取諸天鈞也若含釜而獲鐘故其好惡之嚴於人巳也若平庚而槩斗若其氣蓋一鄉而不懾於豪椎要久百年而不遺於故舊積散傾橐而待火者家家卅激衝冠而攬轡以呫听或談文而雲生或憤世而戟手茲蓋其緒之所餘而不足以槩其中之所有猥我諸儕感君平生伐木釃酒每集於庭公必敬而晏交儕攻玉而寡能胥私相謂曰以君之英使遇陽明夫子於曩昔而佐以羅石諸賢之友朋公且將為

泰州之心齋王子矣寧不起魚鹽而攬道柄於海濱今君固未之值也而杳然以逝矣蓋磊磊然里中之豪雋也而亦何負於鄉評念春雨之滴瀝恍燒燈而剪韭儼掀髯以長嘯阻開襟而捉肘儕相向而失聲悲長夜之靡晝

祭羅母　於祭文中可謂超拔奇逸矣

凡物之含常氣以生者直視其物之本質而知其奇恒耳至於玉則望璞而別焉金則採鑛而識焉砂則按其狀而定焉故至寶奇英視其子必視其母其在

於人。髀之產鷟子之懷異於人此猶曰別流也。其在於吾聖哲稷。之棲契之卵異於人。惟我太君之於令子。是美玉也。良金也。芙蕖之砂也。其於人也。稷也契也。其兼二氏之教而雄長之也。髀也鷟子也。其於母借言之髀之玄鳥鷟子之舍利正言之謂非契之脩狄稷之姜嫄不可矣。夫人莫難乎擅名。尤莫難乎天之所獨厚而名與厚於婦人為尤難。太君亦可以無憾矣。莫奠而不免於哀者。是子。輩之私情也。

祭少顛文　擬折傷痛仿韓十二郎文

許子與子游適三十年淡如也而獨篤於今下獄之七年子其幾於反炎涼者耶殘於瘍而淋且杖十年矣顧飲不廢而竟饞徃於酒子其幾於忘生死者耶即吾求交於世得此亦難已顧得之方之外耶向來十餘月而不死我一送藥於子子一問決於我而覺斷徃來信耶凡此者皆可痛也而吾日衰矣其尚能痛以淚耶當澆之以酒耶而吾窮困耶其能外栫與香而別辦耶吾待死人耶即死當飲子於地下儻不死而能澆子於塔尖上借如意而擊以歌耶又何如

以爲情耶子方外上耶又反炎凉者耶忘死生者耶使有知而聞子之言耶其亦悲也耶其不悲也耶

季先生入祠祭文　四首　俱高爽

先生之於行簡節疎目似緩於其細矣而心事之光明如靑天白日可以對鬼神而格豚魚者則固獨立乎其大先生之於學探本極源旣急於其大矣而著述之精密如繭絲牛毛用以明六經而酌百氏者則又不遺乎其細當其仕也爲砥柱於風波之中有舉世所難言者而獨言之舉世所難行者而獨行之盡

其在我而不問其成與敗及其處也撤藩籬於物我之際有謗者始或排之而終屈於無心之公嫉者始或忌之而卒伏其不校之量求諸在人而無問於內與外自釋褐廿年以後不問其問舍而求田故其讀書也徃徃托禪榻以即安嘗其捐館一日之前猶見其進徒而講易是其好學也孜孜至易簀而匪懈蓋一尺之牘未足盡其平生而數端之槩聊以明其大槩然則先生之存也眞其尚友於古今之會不特善蓋乎一鄉而今先生之歿也頗缺典於尸祝之宗者曾

稽遲乎十載。故其等以爲彼亂於其校在位之事也

而況議禮者古稱爲聚訟之家安保其無與同祭於

其祉吾黨之責也而況許鄉者已定於蓋稽之久共

鄉其爲著祭苟見義而不爲亦逡巡其何待爰相與

以圖祠得舊棲於剎界遂卜吉以擠神儀音容之如

在蓋上以神風教於衰微而下以慰士民之瞻哉

時祭文

先生發明六經折衷群疑仕優則學老至不知士類

宗之可以爲師。心事青天胄次霽月兒童不欺鬼神

可格國人許之太上立德考諸古禮曰鄉先生可祭於社其在斯人時惟仲秋牲酒既成薦以告虔承廸後昆

縣祭文

有鬻珷玞魚目於賈胡者鬻而櫝之而已矣無庸於睨而拭之也曰和璧隋珠不十睨之十拭之則未始鬻之而櫝之也然則稱人之賢輒信之而不疑之者珷玞魚目之類也必疑之而後信者和璧隋珠之類也珷玞魚目不睨而拭之不必責也和璧隋珠十睨

而十拭之蓋將以賁之故如此其至也然則不疑而俳信者其人之未必見重於人猶是也疑而後信者其人之見重於人亦猶是也其等於先生之賢始疑而終信之大略類此故謂之於祠也雖不早而備物以永其祀者圖之不敢以不虔先生有知其亦慰而樂聞予之言邪

入鄉賢祠府縣祭文

惟公一代經師千古道宗聞之者幾於聆韶見之者稱為猶龍十年未祀而今始祀於此也固足以見有

司之嶺鄉社既祀而今復祀於此也尤足以昭
之公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十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雜著

墮災對　二篇與孫地肺

萬曆十二年甲申九月甲戌十六日己丑霜降前二日夜漏且了府隍祠火火從東北耳畢舍卿射殿所諸顯遂并焰以入界神者百數十徙不克徙俄而神首殞火宴殿宴殿首亦殞或曰諸徙泉而搠落之果

爾則不應棄不取宴有兩夫人夾神座外有廊宇小神以十數侍從毬馬斧鉞幢旌等以百數一無及一庖于亦預從値崩燼而埋頹忽出宴殿後僅破腦衆駭問之曰吾不知所從出幸免者多如此獨神所寓殿兩廡一從獲尺寸免觀者近萬人惟且怛之明日踵猶質未有以復夜時而思得周公借撻伯禽抗世子事復爲質者曰如子言欲以神當伯禽耶則必有當世子者當世子宜必以牧吾土者當而禮所稱世子周未有過也特以伯禽有小過周公借撻以預警

世子耳今牧吾土者無一過之可舉也猶世子也帝亦何用借於神以儆夫牧如公之借捷於伯鯈耶即神有小過帝小罰之如公之捷伯鯈亦足矣而罰又何至於是周人有等西施之疑於鄭旦者非其數而寸量之也其玄與豐不相遠而已矣牧之受命而守責於身也亦戢矣即小不慊於心豈必盡出其身之爲哉人爲之而牧也當之心知其不當爲而勢與力不可奪於是不得不委之於勢與力而終亦未免自謂有負於其心而終有所不安若此者百豈無一二

哉帝若曰彼能知此而顧且爲之非罪也畏也吾助之以神爲伯禽以牧爲世子以火爲撻以決其不肯自負之初心使得藉口於神以感動勢力者之堅持而勢力者猶一聽之又得藉口於神以相告語其黨而一悔其初相得相和之誤者故曰帝之斯衆大集有似於公之撻伯禽也非拔髮而數且量之謂也曰然則神何卒也而淵臨也如是曰土木神之托也賤也靈爽神之真也貴也守可復進也故二氏往往言此神成之日莫不中其軀之舍而遺之而後去況

土木舍乎又況舍土木之舍者乎帝之示罰令不過奪其賤者也不奪其貴者也且帝果罰也而罰之能而果奪其貴者則我與子又安得而知若此又安在其為借捷以啓收者而助之決也故罰之當否不足校噫是帝天之欲權也蓋嘗謂天之欲權不可以人準可以人準則常而無變無變則人得以試而熟之而僥倖於趨與避之間故移東海之婦者過在吏宜罰在吏而帝不罰吏而罰農若曰使衆可用是以咎吏也以一吏可勝一於決曹不可勝衆農也又若曰

吏遠婦寃之可也衆過婦易知易知而不衆諍之可乎初刑罰衆以旱矣而衆猶不省故罰至三年必直而後已而農之損多矣此初亦撻伯禽於農也而衆人蟲蚩徒誘曰吏至今數千年猶不省又帝凡降諸大災能及大衆者意若使諸大衆誨其致災之首而尤之而首者亦多不之省及其敗也乃多敗於諸大衆之尤亦與東海之旱罰農而農不省其罰謂罰吏也同噫非諸大衆則不能勝此也非災諸大衆則諸大衆亦不然此也則帝天之權不使人常而準之恒

若此質者曰子何據曰據董子質者曰陳亢有言問一得三吾今近之矣幸也然而不能爲也非我不能爲也彼亦不能爲也我亦一農也彼亦一農也彼亦一婦也爾亦一婦也

附記質以災而予否之之詞

曰神不職與帝罰頗與曰不弃諸幽而災厥形匪帝之刑曰神久而數與合而作與曰數斯作矣故自火其處而燔其軀其來也孰主其去也乃飄今若脫器之魚雖欲勿用帝其許諸曰配已明與敗厥政與神

自號以諍與曰孰合其其田以耘人妻。諍其夫而燼厥廬以焦厥身曰神隍於土。與非一與越則二之神不引而他宅與曰神因二之吏當一之。神因怒而瘞之。負昔不恥糲而今則厥夫不肯示潙於物示夢於栖。可以告斯象則何橋廬何以災曰吏有國營。民有家作。不戒於旅鷄則燬爾室。其殆是與曰國有大災神且捍之民。而有災神捍靡遺鷄也耳而神不能庇。令攝厥居曰術者矜數曇者怖刼啓叟齵理以操決拾。乃數之與斯毳而刼之羽斯鍛祌茲所遭匪輪伊刼。

蒙者曇破的而倏將示罰與日數兮刼兮非理莫究彼曇者所云謂與爽之幽淵災輪轉而未窮非示災於昭昭若主本以代厥躬由斯以推議與首問者同。曰十億不一中莊正鵠其何知以予爲昇易控厥弧而告以厥機同鵠亦未我於予姑徐之。

府學祠有二辨

凡府之有城隍並一而吾郡獨二一居卧龍山之巔曰隋總管龐公玨守越有功德於民死而人祀之事詳舊碑信矣一居其麓者不知其爲誰或曰禱祀者

處山北則陵顛為便故顛有祠審爾則顛之祠似後麓或曰有司以渐登謁神謂非便故麓始有祠審爾則麓之祠又似後顛此祠則二而神猶一也或者又曰

高皇帝有天下衆百神而渐封之合主以享諸陞王龍仆而伏越獨否夜乃上夢曰臣理守越近不如呂珍願々陛下進珍而退臣事雖不行而民閒諱傳其說故麓祠者民自祠呂也或又曰常胡公大海攻越神嘗現戶履以怖胡及々聖祖擬渐封神之主又植不仆將馳使斬神首道士夢神言令頁以匿初

未信也冊夢乃獨肩神履如飛至顛重不可步曰神樂是也遂止茨以覆焉麓祠虛補以貌遂相推以呂以呂嘗守越乃吠堯如錄其功亦宜祀也審爾則神二而神亦二矣考諸紀及問故老之有識者咸云高皇時未聞有聚王事即欲斬不仆者誰敢歷且高皇明聖寧有此及兩夢說盡不經若曰顛祠便山北禱祀亦非民間所敢擅謂麓祠便有司謁者差近耳然審爾則祠雖二而神又止一矣向知是府漢中自公某者嫌兩神而汰其一立得疫舉族盡是山之

西則神又似眞有二耶其祠麓者果呂公珍耶或者又曰世一神而有奉者多矣二而汰其一亦似非宜然以予所考諸紀　高皇更始定諸隍位無姓名直府爵比公州比侯縣比伯其人詳祝文況有兩民以人祠麓以呂則可也

祝僉事爲神於南昌　紹備稽官

祝僉事名繼志與余同爲生於山陰縣學中而祝天樂都人也天樂多山少文采而祝獨雅馴貌端朗面白皙光采可鑒嘉靖壬子武進薛公應旂以提學副

使來校浙士第等伯余而祀亦居叔季尚遂舉於鄉明年癸丑成進士自刑部出僉江西按察事領道曰南昌已而役表既還道病欬血瘵趺七日起謂其婦曰吾病不可藥也然吾將有所之差勝此而見當有立好爲之婦驚問所以俛不答既而曰非久當自知之越數夕其家人曰某者聞天樂自西南來響漸近已而見一白馬神官下而入其堂馬高於窓戶上檻解鞍鞍高亦幾及之神官南向坐而呼某令跪曰南昌鐵城隍有日矣帝須爾于恐爾入好促之行其起

趨入取王紗帽若圓領帶以自著跪促王如神官言擧家盡怖迷所以祝令婦取已朝衣冠將服之又令汲新釀酒滿三盞列香爐於卓婦愈怖不辦神官則促召某出縛杖之二十挼其手痛不可忍呼嗄啜笑大號追婦乃辦某出覆神官穴即矣凡官所言動他人都不聞見悉某述爲之祝於是着冠服飲酒畢赴廳事則群僚與衙人畢集矣觀者可數百人塞衙兩某則持弓矢以射者三日監爺路祝遂登座執笏以俄雨如注霹靂震其牀祝逝矣櫬停道中者兩旬時

時不綴出櫬中俄滿室香異甚後遇物輒發或起艤
飭飲食中及櫬入舟亦無不爾府學生諸君吏者信
人也祝延敎其子親見之故為予道甚悉顧曰此道
中舊固多祟予曰祟不能如是其後予北上過薛公
以告公戲予曰吾固聞之然恨當時不使先予又不
及扯其衣曰似有神助也予亦戲之曰師且先余生
矣相與掩口而笑諸又云祝家人被杖者昏卧數日
不醒視其臂與手並有痕青黑如染及醒語神官事
始得詳 余尚未隸學公第文既首我而領牒赴省試則殿首余故予舉以戲公也

壽中軍裴侯帳詞

詞如弼節

恭惟其官名高勳胄族著通都冠冕將門翹楚武弁祖功宗德創垂累世之基霧集雲興起翊真人之運一身許國百戰成功始移節於越城實維五宗之貴介將比隆於漢爵已列萬戶之通侯威名著而陞塹派枝幹形而河山非紆黃拖紫承堅及裔之盟鐵閫金僅世剖符之等木實則枝自茂源深而流必長蓋數傳至於君身遂一朝登乎閫帥鷹揚賦質高懷

惟雄風颯猿臂呈奇善射出乎天性謂文武本無二道以書劒不敵萬人乃於結髮之年益奮懸梁之志篝燈夜案下帷鄭牕取萬卷而舉開期三冬於是用博該杜預名流武庫之芳才過呂蒙學併經生之業尊師取友好士推賢期淑院以先驅自超轅下向泮宮而脫穎早試囊中徒以弓冶之良所賴箕裘之繼遂專軍旅之學暫違俎豆之間去携矢以校優歸綰綬而脫事異人萍合曾傳黃石兵符越女花嬌親授白猿劒術利通九變政協三軍一句投醪片言挾纊

樓船挽粟魚艤集淮濟之濵海總横戈蜃氣息滄溟之外自襲狻猊之纛纔提閩浙之戎侍鈴閣者數人運籌策於千里過門必下敬修鄉里之儀折節為恭不改儒生之舊干城良將非孔伋其誰憐首廚栒文待馮唐而始釋乃有諸藩開府元老胡公遠覽孫吳長驅韓范　九重宵旰親頒節鉞之權一劍霜寒坐控華夷之鎖鑰既設永鎮斯懸收衆望於偶遺集群策而畢舉賢豪幅輳俊乂林從始得君如魚水之歡竟付托以樞機之密事無巨細咸以相咨衆所遲

疑、毋從其決探九斫吏四方懸羽檄之馳借箸籌兵。
一諧靜風塵之警虎士環而左右龍韜翼以卷舒中、
騎控弦、發滿霜霄之月、白金匕首、芒抽秋水之渠。北
跨松陵南、連定海、狄兕獸惟三、箭通貪積以多年所
賴臂指相通、腹心是寄、同舟共濟、誰爲吳越之分、俗
道兼程、覺授孫盧之首、取鯨鯢而釁鼓、翻鷹鸇以爲
池、勞苦功高、裘輕帶緩、赤縣讖滅、莫傾士女之忱、保
障仍資、益慶東南之福、甫知嘉誕、乃屬首春、錫鈕麗
以初陳。興香遠而不散、街開江畔、梅芳弄曙色之天

樂作營中故吹銅鐃歌之曲塵生車騎賓從如流炬列簇欏光並似錦鱗金致幣偏祠徵燕語以稱觴柒翰操觚庸老諸將夫於執戟惟願續流燕石名茂龍驤乘白虎頭漸應封侯之相懸命鵰印爭看揺月之光節序斯徂每當此日戎機稍暇莫放良辰陪庾亮以登樓詎言與淺術羊公而造峴應與山傳嬰鍊漢翁不乘據鞍之健老成趙將遐期加飯之餐言不盡情歌以爲續

將軍爲壽及青陽江畔營開曉日光瑞靄不收偏鷹

羅林花未著已、含香樹爽坐見青油幕主帥坐歌詩
行樂客稱百歲酒千觴、爲君更進鷓鴣杓、

義塚募文

慨夫黃土似海、豈皆寸金。白骨如山、曾無片板。坐觀
蟻穿鳥啄之慘、竟何民胞物與之仁、自君受釆者舊
嘗捨棺以埋、是爲纍纍痛而炎群、彼乘輿之濟、不若徒
杠之成、茲者城南有地幾及二頃、而自君捐諸其室
可得卅金、用以倡率鄉人矣、將共成義塚、然必周以
墻壁、翼以室廬、使住守者有可棲、瘞埋者無隙、庶幾掩

藏無主之鬼兇彼狐狸斯爲施恩不報之人何心衒結兼亦爲王政之首務又何妨義起於吾儕但以槃及則泛而不能廣募則嫌而招議故夫今日勸施舉事止可及一鄉二邑之羣公迨他時掘壙穿泉亦難日四海九州皆兄弟嗟乎英雄豪俠之說說然輕擲捐百萬之輸紛米僕債之資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此義事而不樂彼淫費而樂爲孰重孰輕必有能辨之者。

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判　奇詭雅趣

辭記何由爲人多口昌黎倜爾于此龍睛壯犬不爲。愢懸蟲小枝之逞文公所詭合書門大吉之謂正仟試官軋茁刺刷枉誣盤詰詰曲聱牙鞣鞨非眞空青是假難逃賈胡眼雙鶴子精明甚硝八兩大黃半斤且瀉夜叉泥一馬桶齷齪粹加丹砂磊塊宜用畫鬼書符煮服必且殺人亦似假山嶮巇強要興雲出雨細看總無活物東之高閣丹乃大苛弄向孤琴麼幾

別調

景賢祠上梁文　對人天巧

指水指樹以約遊尚云可祭於社立德立言而垂世豈止善蓋於鄉論以公成禮緣義起恭惟長沙先生道宗新建力破陳編獨立敢言曾城子有萬夫不當之勇疾書妙契指南針定千古未決之疑真成皓首拟窮經歷七十九齡而未倦藏在名山之副帙累數百萬言而有餘若其宦轍所臨以及鄉閭之處乃有舉天下非之而在所不顧一惟獨認其真至於禍寬博憐之而決所不爲期於自反而縮加湯沃雪過則改之照鐵成金與其進也以故由中及外無間然矣

儆青天白日之光明。自江以南學者宗之猶北斗泰山之景仰有功絕續無忝縣車寧非姑射之有至人一凝神而物無疵癘宜如畏壘之於桑子即不死而猶當祝尸況蓋棺已越於十年顧賢俎豆稽於一席鄉祠斯舉衆議僉同乃有顏上郁君撤巳所居慨然義倡爰及陳胡二老成人之美率以經營猥被徵疴未緣謝榻乃欣同志先我着鞭聚埴徵林陳鼛伐鼓木未得於工師之喜事已集於子來之趨自鄉士大夫以至三老子弟之樂於鬭者莫不捐所有以助成。

即梓匠輪輿暨夫百工技藝之預斯役者皆知嗟此舉之爲晚雙檐鳥革翬飛龜趺得孤僧禮大士以懺悔之旁即諸子從先生而講貫之所幽花一徑并桂蘭桃李而盡在公門修竹四垣列左右前後而無非君子自茲以後從者如雲事死如生儼然立雪音容恍惚思其笑思其語精神猶昔日之風生廟貌瞻依見於羹見於墻危坐即當年之泥塑有如三年築室亦何妨端木之獨居但無九曲環屏豈頓滅紫陽之精舍哲人即逝梁木雖傾大匠如存楷模方始試聆

珠貫併入斤風

拋梁東舊是延陵半畝宮杖履已乘黃鶴去生徒猶坐絳帷中

拋梁西綠滿禪房萬竹齊就裏數竿須好護先生親自有留題

拋梁南翩然老守去湘潭向使挂冠如不早詎書那得細如蠶

拋梁北小池長洗箋餘墨草色猶爲書帶青墨痕背滅蚊蟠黑

拋梁上祠外階庭餘幾丈殷勤打掃戒沙彌莫遺隣豬此中放

拋梁下莫說鄉中大賢者豺獺猶知祭本原虎猫尚得迎田蜡

鮑府君離科　讀步虛回軒二疏駢麗中另有

一度芳藜流動

請稱法位

惟神之生生於越鄉惟神之死死於四明體有死生

神無存亡存亡既無神何可量如水行地並尊一方

胡越于明有享不享越有新祠城南之壁神出以入

爾能是乘爲芳登糗俟神于堂神之來兮其喜洋洋

散花初獻

伏以領天祈嗣誠上感於玄穹夢日懷娠瑞竟徵於

𦘔誕況賢哲之苗裔神鮑叔牙之後兼體貌之異奇長而徇
齊生惟正直秉恢弘慈惠之性負游敀任俠之資拍
闘龍於海中射伏鹿於山石以茲豪宕丕顯英威旣
而闢米以活萬人援兵而弭群盜却飛蝗於郊野護
渡躍於風濤歷生寄死歸之年皆捍患禦災之績民
到于今受賜功從振古無前今醮主其深荷洪庥頂
蒙陰隲敬以歲辰之吉謹陳醮禮之筵拭目神威志
心妙道猥奉蘋蘩之薦仰干侍從之欽法衆虔誠謹
伸奉請

亞獻

伏以蕙肴蘭藉愧無楚薦之芳芬吉日良時聊望神君之康樂既備從乎衆請遂少憩於人間瞻竹鑾旌擧援龍馭冲虗廣莫浩浩乎杳無得於見聞畏敬奉承洋洋乎儼如在其左右伏願神嗜飲食福介式幾鑒黍稷之非馨取蘋蘩之昭信薦斝在手再挹流黄覕史陳辭永熙純嘏虔誠稽首亞獻禮行

步虗宣疏

伏以爲貴爲願覕更頒之師覸既醉既飽馮載起之

皇尸雖塵供不可以久留惟神慈無嫌於援止蓬門荒落敢比蔡經之家麟脯芳香暫待麻姑之命幽明相隔投轄何緣光景易流揮戈無術是惟三爵之禮匪爲過多雖使百拜之勞不敢言倦願龍驂之止轡敬鵠立以遮歡法衆皈依酒陳終獻

回軿焚燎

伏以靈通遍滿本無來去之蹤祀禮節文謂有將迎之數備乘臨鑒過爾夷猶顧塵景之莫留歸太虛而超舉蟾光一縷遠隨笙鶴之音法供肆筵未冷香燈

之旐薦遺福祉永祐人天稽首拜辭謹當奉送

友琴生說　　理趣清妙

陸君以清才少年入國子宜其一意於干祿之文也顧嗜古已即能爲古詩文又嗜琴久之得其趣益與之狎視琴猶人也行則囊以隨止則懸以對憂喜所到手出其聲若與之語因自呼曰友琴生人亦以友琴生呼之余客金陵友琴生則來訪余問以說余嘗見人道友琴生嘗客杭鼓琴於舍忽有鼠自穴中蹲几而聽久不去座中客起撲之愈留此與伯牙氏之琴

也而使馬仰秣者何歟哉夫聲之感人在異類且然而況於人乎又況得其趣者乎宜生之友之也生請益予默然生亦默然頃之曰似得之矣然願子畢其說余曰生誠思之嘗木未有桐時蠶未絃時匠不斲時人具耳而或無聽也是為聲不成時而使友琴生居其間則琴且無實也而安有名名且無矣又安得與之友則何如君復默然若有所遺也已而曰得之矣乃今知於琴友而未嘗友不友而未嘗不友也余曰諾

一吾說　彷徫蒙莊

某君名萬應字于于一者令其兄某某問別字於予予應之曰是子之季也予不知其人審其字與名若志於道者也曰吾翁也少知讀近世為生者書道則未也志則志於斯而已矣予曰志於斯可進於斯矣進於斯求之於字與名而有餘矣又焉用別而字之也某曰雖然願先生少有以命也曰唯唯吾少而喜漁觀漁於鳥鶩焉鴿焉鷺焉鷗焉紛紛焉擾擾焉而未見其飽也壯而觀漁於十頃之沼筌者焉罾者焉鉤而

網者焉紛紛焉援援焉所逸者多而獲者少也老而觀漁於海之島島非鶩等也人非筌等也見一師焉操百斛之罟左得其綱之希而右捽焉巳不失其目之密矣其放也若鳥之舒翼其歛也若鳥獲舉千鈞之石不崇朝而自江之南與海之北皆厭其腊此之謂以萬而得於一子之李也不別字則巳苟別之則莫過一吾之一故別字之曰一吾

讀龍惕書　詞珵調倪自然玄箸

甚矣道之難言也昧其本體而後憂道者指其爲自

然其後自然者之不能無弊也而先生復救之以龍之惕夫先生謂龍之惕也即乾之健也天之命也人心之惺然而覺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已者也非有思慮以啓之非有作爲以助之則亦莫非自然也而又何以惕爲言哉今夫目之能視自然也視而至於察秋毫之末亦自然也耳之能聽自然也聽而至於聞焦螟之響亦自然也手之持足之行自然也其持其行而至於攀援趨走之極亦自然也心之感應自然也應而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

於兒亦自然也然而有病於耳目手足者矣或爲瞶甚或爲盲也或爲塞甚或爲聾也或爲不調甚或爲痿痺也始而雖是患也既以壞其聰明運動之神而漸不可救其患之成而積之久也則遂忘其聰明運動之用而君素所本無於是向也以視爲目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視爲目之自然向也以聽爲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聽爲耳之自然向也以持行爲手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持不行爲手足之自然夫聰明運動耳目手足之本體自然也盲聾痿痺非自然也而

卒以此爲自然者則病之久而忘之極也。夫耳目手足以盲聾痿痺爲苦而以聰明運動爲安舉天下之人習其聰明運動之爲自然而盲聾痿痺之非自然至於其病之久而忘之極猶且以苦者爲安非自然者爲自然矣而況於人之心其在胎姙之時已漸有熏染之習馴至知覺之後又不勝感物之遷小體著於嗜好而無有窮已人已奔於利害而未嘗知足楷遷流浪自孔子於其在今日亦猶旣壞之耳目手足然天下不見其有聰明運動之補特有醫與盲聾與

塞不調與瘈瘲甚不甚之異耳。而況一念流轉善惡易形兩可相淩物體無定如象之蓋舜入宮又忽然忸怩閒居之小人始而爲不善繼而愧既而又作僞以著其善又如聚子死生有傷廉傷惠傷勇之病而兩立於可與不可之閒此皆倏忽變遷如環之無端而思慮所不及影響疑似如路之交錯而從違無可據故蓋舜入宮自然也忸怩亦自然也閒居爲不善自然也繼而愧自然也既而又作僞以著其善亦自然也取與死生可亦自然也不可亦自然也而忘其

病者孰知非病又孰知其不病哉夫象與閒居之小人猶可言也何者入宮之與忸怩為不善之與為君子而欲掩其善惡之念雖若互發無端而景界頓別迷覺易知至於可與不可之間幽開微細而鏬縫難尋念之善惡無甚相形心所便安易於沈溺況於未泯之良時亦弋獲訟過之念似原天眞於是以見起者為水來踰跳者為術則因眞恕妄所遺實多將清淨者甚其無情圓活者忘其詭隨遂非者假口灑脫而放肆者遂至於無忌憚苟無窮詰辯難又將執是

說以蓋藏其過文飾其姦矣故言與明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見焉而以黑為白白為黑自以為明者難稽也聽與聾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聞焉而以嚶為于于為嚶自以為聽者難稽也痿痺者與平和者對猶可辨也惟少能持行者而并以不能者為能難稽也夏道者以自然之足以救支離而不知自自然者之至於此也然則自然者非乎曰吾所謂心之善應其極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於是本自然也然而自然之體不容說者也說之無益於工夫

也既病之人心所患在於工夫也苟不容於無說則說之不可徒以自然逃也惕之與自然非有二也自然惕也惕亦自然也然所要在惕而不在於自然也猶指目而曰白自然明可也苟不言明而徒曰自然則自然固虛位也其流之弊鮮不以盲與瞽者冒之矣而今之議先生者得無曰惕者循業發現如論水及波終非全體隨時執捉如握珠走盤及窒圓機亦或未諒先生之本旨矣乎夫見赤子入井而怵惕此惕也謂之循業發現也未見赤子之先與既見赤子之

後或寂然而靜或紛然而動而吾之常明常覺常惺惺者無有起滅亦不可不謂之惕也亦不可不謂之循業發現也業無際發現無際惕亦無際又何別有全體之可云哉至於以惕爲執捉則是有所恐懼不得其正必從事於口語者類能避之先生應不如是之麤也蓋先生嘗教人曰使窮世皆水指何爲水纔有陸地水始可名中庸言戒懼唯聖人常戒常懼無有畔岸故不見其戒懼衆人惟有放逸而戒懼始形然則戒懼者固天命之性工夫本體何嘗有二此可

以見先生之所謂惕矣。雖然人在牆室不能見物。苟得日光還見秋毫。不幸盲瞽日亦不見。及復眼光仍仰圓亮。則知光有得失。見體無爲。惟耳手足莫不皆爾。故人心既失其顛倒悖逆。其於耳目手足之病而惕體依然。苟調停劑量則易於盲聾痿痺之醫。呼谷應聲立竿見影。言說何益。冷煖自知。淵小子感先生之憂道識先生之苦心。雖志氣不前而蘇孏思振。非以多言敷衍。斯於畢露瘡瘢。伏覽茲文。悵焉援筆。既請正於函丈。將遍質於同襟。

書古本參同誤識　考孩詳慎

此本爲姑蘇雲巖道人杜一誠字通復者嘗正德丁丑八月所正而序之者也分四言者爲魏之經五言者爲徐之註賦亂辭及歌爲三相類爲淳于之補遺並謂已精思所得也而不知欲分四言五言者各爲類乃俞琰之意也一誠其殆善繼俞志者乎渭細玩之如此分合乃大乖文理俞琰甚辯而徒與是念耳使果爲之其罪不在杜之下矣成都楊慎爲之別序此書乃云近膳洪雅楊卬崍憲副雲南方有掘地得石

國古文參同者正如桂所編者借錄未幾乃有吳人刻本而自序妄云精思所得夫慎之序既如此而一誠有別序則又云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其從父號五存者跋其書又云書亦出而爲人竊去嘗托覩此則慎之所聞於楊憲副者乃他人竊得於一誠而托以石函者也慎不玩其理乃輕信而訾一誠又以一誠爲竊盜夫一誠之可訾乃將在妄編耳豈竊盜於石函者哉乃若謂一誠之盜竊直謂其盜竊楊之意而以爲出己意則可也一誠失於信人慎失於信古務

掇而不理述書多至八十種誠如此此類豈可盡信哉又有稱王圖山人者序此書有云故人自會稽來貽善本遂捐俸以刻則王圖當是一官人而刻此者也慎都不檢點以爲杜一誠既云精思自得又云友人自會稽來貽善本謂一誠自露其情掩耳盜鈴如此則慎將謂一誠即王圖矣疎一至此耶　此書王圖山人序一　嘉靖癸巳秋七月不著姓名　余同契跋一　號孔存不著姓名跋中稱仲子其必一誠之仲父也　杜自序一　又別序一　楊慎序一

愚按諸序之跡王圖之刻以人竊得杜本而托以活圖　楊

慎之序刻 則杜本始出矣而他人復刻之者

黃圖序 嘉靖癸巳秋作中有故人

自會稽來貽若本而已得僊以刻之之語

五序跋 正德己卯二月作中有仲子敬心須讀消

得經註一正書未出而為人竊去冒托他姓以覓利

又訪其偽作之語敦心杼切將字也以其稱字故知

為仲

文

杜一誠序 序後例凡例云一經文三篇為一冊支詩三篇為一冊一二相

類一稱為一冊一經文支詩三相類篇未各自有序

一經多四言間有散支詩雜五言或有四言句一二

相類支體無待更別而經詩

節次亦有差錯以待後賢

錯吾府器以俟大方者訂

非僕所敢望也之語

杜一誠別序 不皆月月中有

楊慎序 嘉靖丙午仲冬作中有會楊憲副說

南人隨地得有由有參同古本借錄之未見人自是

中來得刻本妄云情思欲悟及觀其書之別序又云

友人自會稽來貽以著本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亦可

為掩耳盜鈴之語今楊慎亦刻此本中則非特盜其

盡也可觀矣

井田解　頑溪

自禹治水後九州諸大水不大泛濫決徙者蓋田以井故也田井間之水自遂而溝而洫而澮溝廣深各四尺洫廣深各倍之蓋取其細流以澤田而水勢之分千條萬派如髮之析而約於梳齒無壅閼不通之慮廢井田而為阡陌則凡向所析之細流盡併而為髻矣猶髮之舊析於梳齒者今還束而髻之其勢併其力自悍安得不決且徙又當其始溝洫而澮也田

上之田行阡徑而畛而塗而道徑可走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道容乘車二而四方輦輸並得直抵畿輔井隧而陸以田則由行車輦未免避忌避田則四方道里始不勝其紆曲倍日月費旅給故井田深不特妨水且妨陸別曰無以限戎馬耶

徐文長傳

同郡陶望齡撰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絶警敏九歲能屬文年十餘倣揚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儁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筦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覽罷瞪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退具槀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竊爲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優者即上之至都諸學

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
上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
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
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
此文殆輩吾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
然其人誰邪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偕飲唐公深獎歎
與結驩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游於軍府情重唐公
嘗入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試曰能識是為
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荊川必不能胡公

笑謝渭某公雅意師荆川今北面於予矣茅公慙惱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遠耳其爲名流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群少年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囂不可致也公聞反稱甚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敢仰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門入示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

狂引巨錐剚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爲人猜而妒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道往從前長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裼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慨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

咨於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尋愬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兩恭增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疏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爲知斯言蓋不爽者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縱遊金陵

比客於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元忭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矓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癲躁既蘇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噱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渭遽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怵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啖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饋之兆

緞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發私褻之服雖不
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窮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
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卽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
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卽餒餓不安
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幬莞破弊不能再易
至藉藁寢年七十三卒渭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
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何句鬼語李
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公值比歲公思爲渭地諸簾
官入謁屬之曰徐渭異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

爲報之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
者而偶一令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輕之忘不與語
及試渭牘適屬令事將拔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擿
遍紙矣人以是歎渭無介而服薛公知人焉渭於行
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
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槩昉諸米氏云所著文
長集闕編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合刻之註莊子內
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
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渭父總以龍里衛戍籍

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也士人諱之德以教讀自晦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士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渭貌脩偉肥白音朗然如唳鶴常中夜呼嘯有群鶴應焉二子曰枚枳

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最善後則文長自古業盛行操翰者羞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況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飾節目然蹟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纇咸以成其為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而病廢名不出於鄉

黨然其才力所詣質諸古人傳於來禩有必不可磨者秋潦縮原泉見彼歷喧汜流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道脩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來會稽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為奇絕謂有明一人間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譚乎

傳

公安袁宏道撰

余少時過里肆中見北雜劇有四聲猿意氣豪達與近時書生所演傳奇絕異題曰天池生疑爲元人作後適越見人家單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強心鐵骨與夫一種磊塊不平之氣字畫之中宛宛可見意甚駭之而不知田水月爲何人一夕坐陶編修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石簣關

編何人作者今耶古耶石簣曰此余鄉先輩徐天池
先生書也先生名渭字文長嘉隆間人前五六年方
卒今卷軸題額上有田水月者即其人也余始悟前
後所疑皆即文長一人又當詩道荒穢之時獲此奇
秘如魘得醒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
睡者皆驚起余自是或向人或作書皆首稱文長先
生有來看余者即出詩與之讀一時名公鉅匠浸浸
知嚮慕云文長爲山陰秀才大試輒不利豪蕩不羈
總督胡梅林公知之聘爲幕客文長與胡公約若欲

者共若當其貧若非時輒得出入胡公皆許之文長乃葛衣烏巾長揖就坐縱譚天下事旁若無人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譚謔了無忌憚會得白鹿屬文長代作表表上永陵喜甚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譚兵多中凡公所以餌汪徐諸虜者皆密相議然後行嘗飲一酒樓有數健兒亦飲其下不肯留錢文長密以數字馳公公立命縛健兒至

歷可皆析之二一甲股慄有沙門負貲而礙酒問偶言於丞公後以他事杖殺之其信任多此類胡公既辭文長之才哀其數困時方省試凡入簾者公密屬曰徐子天下才若在本房幸勿脫失皆曰如命一知縣以他羇後至至期方謁公偶忘屬卷適在其房遂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蘗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

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嗔如
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
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文長眼空
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士墨客文長
皆叱而奴之恥不與交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一日
飲其鄉大夫家鄉大夫指筵上一小物求賦陰令童
僕續紙丈餘進欲以苦之文長援筆立成竟滿其紙
氣韻遒逸物無遁情一座大驚文長喜作書筆意奔
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予不能書而謬謂文長

書決當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先生者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陽和力解乃得出既出倔強如初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皆拒不納當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槌其囊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石簣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予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

一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為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

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為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詩詩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畫予謂文長

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哉

悲夫下奇字奇機